



我的单 边世界： 一只耳 朵听世 界

作者 Lisa Cable

My Unilateral World; Hearing with One Ear

我生来就有单耳听力障碍 (SSD)。尽管我的 SSD 具体原因尚未确定，但很显然是遗传的，因为我的母亲、舅舅和外婆都有同样的听力状况。

我出生时还没有新生儿听力筛查检测。但是，由于 SSD 具有家族遗传的性质，我的母亲知道她要留意什么样的迹象，例如将头的一侧扭向声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意识到我可能已经遗传了这一症状。她带我进行听力测试，专业人士确认了她所怀疑的事实。

在 70 年代，为 SSD 儿童提供的早期疗育服务和助听器材都有限。但因于我母亲与舅舅和外婆一起长大，她很了解如何才能帮到我。

在我还没上学的前几年，母亲一定会定期让我接受听力测试，以监测我用来聆听的耳朵。她还密切留意我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并努力让我接触到更多口语。

我上学后，母亲总是会在开学前与我的老师见面，以确保我能正常无碍地上课。她们之间讨论的一些事情包括：我应该坐在



哪儿才能最好地听老师讲课、老师如何才能更好地与我交流、以及解决我在某些环境或情况下难以听清的小技巧。

作为成年人，我经常忘记我是用一只耳朵听声音的。这原本就是我的一部分，从未有过改变。有时我甚至会忘记我哪只耳朵是能听见的，哪只是听不见的。我日常中所面对的最困扰的事情是声音的定位和背景噪声的干扰。

我的单边世界： 一只耳朵听世界 (2)

声音的定位即是找出声音从哪里传来。举个例子，我和家人最近一起去了玩具反斗城。因为当时正在举办活动，所以现场很吵。我站在通道时，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。我花了大约 30 秒紧张忙乱地环顾四周，才看到姨妈站在我面前大约六英尺的地方。商店里噪音不断，我弄不清楚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。虽然有时可能会令人感到烦恼，但我认为这完全不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。

另一个问题是背景噪声。人多的社交场合或嘈杂的聚会是最为糟糕的。如果有人站在我的面前或我的坏耳侧，并且想与我交谈，我会无法听见他们在说什么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学会了诚实地说：“我听不到您的声音，您介意移到另一边吗？”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会自己调整位置以便更好的倾听。相较于让我假装能听到声音并与他们进行生硬的交谈，人们更倾向于迁就我，让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。

就在几年前，我去做了一些听力测试。成年后，我在 20 多岁时才第一次进行听力测试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我感觉我自己越来越难听到声音，尤其是在背景音嘈杂和人们站在我坏耳侧的时候。当我的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叫我，或者在他们跟我说话时边说边走开的时候，我发觉我经常对他们说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当他们有朋友过来玩并制造更多噪音时，我也感觉越来越焦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我的听力测试结果显示我双耳的听力都没有变化，不过听力学家建议让我尝试一些听力设备以减轻我所遇到的困难。

尽管我最近在自我挣扎，但单耳听障仍然存在好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睡眠质量非常好。每当我上床睡觉时，我的头会侧向我的好耳侧。这个世界会瞬间变得安静，周围的任何声音都不会打扰到我。真是棒极了！

母亲很早就意识到监测我的听讲能力和疗育的重要性。我对于能有这么一个母亲感到无比幸运。而且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将我的单耳听障视为负面的东西，这只是我本人的一部分，就像舅舅和外婆一样。这些愉快正面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，因为我现在是两个漂亮孩子的母亲：我的儿子拥有正常听力，而我的女儿则双耳严重听障。我的女儿喜欢她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听障妈妈，我也喜欢我的两个孩子各自有其独一无二的一面……就像我一样。